

第一次听到“开不败的花朵”这几个字,是出自白城市作家协会主席、《绿野》主编丁利之口。

2009年,在白城市文联主办、白城市作家协会、《绿野》编辑部承办的白城市“国庆60周年”征文大赛的时候,丁利主编提到了白城市的文学发展,沿着这一脉络,时光追溯到1946年……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派往哈尔滨文化工作团负责护送的警卫团副团长王耀东,就在科尔沁大草原的东部、文牛格尺河沿岸的草原上,在与叛匪的战斗中光荣牺牲。根据这一事迹,著名作家马加撰写了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版14次,4种文字出版……

从1946年说起……

当时,我和一些对《开不败的花朵》一书感兴趣的文友已无处寻觅该书,但这个英雄的故事和书名深深地吸引了我们。驻白武警部队的干部梁旭辉更是感慨万分,作为一名现役军人,他对“流血”和“牺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依然四处查找与这本书有关的信息,还找到一些白城的老文学创作者和熟知白城历史的老同志了解这本书、了解王耀东的事迹。虽未获此书,但他经过深入研究了解之后,依然以《开不败的花朵》为题,撰写了散文。同时,这篇散文也作为征文,获得白城市“国庆60周年”征文大赛一等奖。

赛后,所有获奖的参赛作品都在《绿野》文学期刊上刊登。梁旭辉在获奖感言中说道,是白城的文学滋养了异乡从军的他,在白城文学的这片绿野中,他戎装在身,践行使命的同时,也因为从事文学创作而使自己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为军旅生活增添了别样精彩。他发自内心地感谢白城文学这块园地、感谢《绿野》期刊。

我见证了梁旭辉从调研、创作到走上领奖台的过程,为他取得的成绩激动而骄傲,但更为白城市作协培养人才、扶持人才、推举人才的做法激动而骄傲;为白城有《绿野》这样的文学期刊、有这样的文学创作者的家园和沃土而倍感幸运。正是有了这样肥沃的土壤,才让很多热爱文学、赏读文学的爱好者们在《绿野》这块园地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田野又是青纱帐”。

应该说,伟大祖国从满目疮痍、一穷二白走来,历经70年砥砺前行,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无一不是在创造新天地、建设新世界,腾飞跨越中一路雄风浩荡、一路凯歌高唱、一路成就斐然、一路昂然于世。白城,和着祖国发展前进的律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白城的文学事业也激荡起一个又一个浪花,虽历经跌宕,但永远不失执着前行的劲头,这浪花无比绚烂、无比夺目,更无比珍贵。

如果说白城文学是一片天空,那《绿野》就是坚实的沃土,让无数原本羸弱的幼苗在这里得到培育并茁壮成长。我更因身在其中感同身受。通过我自身的进步和成长,感受到白城文学、白城文学期刊对我这样一位普通作者的一次又一次托举。我和我的文友们由点滴变化到质的飞跃,这变化也鞭策着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投身其中,佳作频出。

30年前的1989年……

第一次接触《绿野》时,我才17岁,那是1989年的一个初春,我带着手写的厚厚的一部“中篇”小说,拘谨地叩开了《绿野》编辑部的门。接待我的是时任《绿野》杂志总编的朱光雪老

师。当时我不知道他是谁,只说是来投稿的,便手足无措地递上了自己的稿子。

他的办公室堆了好多书和手写稿件,屋子光线并不好,我就站在他的桌旁,像等待审判一样,不知道自己的稿子会是什么命运。看了半天,朱老师才注意到我还站着,他让座,我吓得没敢坐。然后朱老师让我留下邮寄地址,他说要再认真看看。当时,我上初中,哪有邮寄地址,就把我爸的工作单位告诉了他。

回到家,我开始寝食难安。没想到不出一周,我的稿子附着一封朱老师的亲笔信邮回到我爸的单位。我爸在单位非常荣耀地接到这封信,又像捧着宝一样带回家给我。朱光雪老师在信里写道:“你的这个稿子写得非常好,但是因为刊物的用稿原因,我们不能采用,真是很遗憾。但是你很有文采,也很有写作的热情,你一定要坚持写下去,不要放弃。等到有一天,《绿野》能发这类稿子的时候你再来,我们一定采用。”

拿着朱老师的信,我如获至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针强心剂,给正狂热写作的我一个莫大的动力。这个动力支撑着我一直没有放弃写作,从17岁到37岁,中间经过了20年。当2008年我再次踏进《绿野》编辑部时,我的头上已经有

赛看到了自己和别人的差距。

我从拿到人生第一个文学奖项——“321杯全国征文比赛”一等奖到成为专职记者获得“吉林新闻一等奖”;从文学到新闻,虽然不同专业,但有相通之处。应该说,起步离不开《绿野》,进步离不开《绿野》,即便走进新闻单位,《绿野》依然如影随形鼓励着我、影响着我。

遥想当年,我对“报告文学”一无所知,白城文学创作的老师们提醒我,让我根据所长尝试把创作重点放在报告文学这个体裁上。正是这一尝试,让我的创作从提高走向突破。

写第一篇报告文学时,字数要求只有3000字,看着收集到的资料和空白的稿纸,我两个小时没有憋出一个字。一想到3天后就要交稿,我伏案大哭,觉得自己实在太无能了,写不了这个东西。

可哭过之后,还是想起我在听报告文学专题讲座时,一位著名作家说的话,报告文学就是散文的语言、小说的情节和架构、诗歌的韵律和新闻的真实性的结合体,当你觉得把握不了这个创作体裁时,只说明你做的功课不够,不下功夫,勿谈成功……

想到这,我抹干眼泪,认真阅读新近购买的何建明、乔迈、

了变化。我由基层单位借调到机关单位,几易工作岗位,最后在自己的强烈要求下,来到向往已久的新闻单位,由热爱写作到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真正把写作当成了自己的职业、真正实现了“爱一行干一行”,让我发挥所长、学有所得、屡获佳绩。

这期间,基于创作上取得的成绩,我被评为吉林省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因为撰写报告文学,尤其是军旅题材的报告文学,我被评为吉林省、白城市双拥先进个人和吉林好人,让我更有热情投身创作,追求进步,努力提高。

而我只是白城广大文学追梦者其中之一。10年前,白城市作家协会主席丁利接过了《绿野》主编的接力棒,从通榆到白城,这期间,发现了多少文学人才,培养了多少优秀作者,推介了多少优秀作品?这个答案,从白城市走向吉林省、走向全国的白城基层作者心中最有数。这期间,从铁路工人到加入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的作者李万彬、从农民成长为电视台记者的张水田、从外来务工走进通榆公安局的胡海学、从庄稼院走进城市的农民作家史万忠、90后创作出版长篇小说的青年作家曹德华等,如果说《绿野》早已青纱帐,那一定有丁利主编带领编辑部的同志们给予这些人的机遇和力量。如今,他们的脚步伴随他们的作品正一步步走向成熟并硕果累累。

《绿野》这个平台并不大,提到《绿野》就会想到期刊的发行与寄送、想到受众和读者。而我,更多的时候把自己当成一个作者,把期刊当成娘家,让自己永远有一种归宿感。所以,家乡有这个平台让文学爱好者展示,对我和很多作者而言,是多么的幸运!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本文学期刊培养一方文学创作者。《绿野》就是这样一本刊物,于默默无闻中耕耘出一片肥沃,只要你热爱文学,走进这片绿野,便让你开放出一朵朵夺目的绚丽。关山九万重、瀚海八百里。如今《绿野》已经不仅仅是白城本地文学艺术创作者和读者的家园,这本文学期刊早已走出白城、走向全省、走向全国,成为一本集纳各地文学大家的作品,使作品得以交流学习,也展现了当地作者的文采与佳作。

2019年春季,一位老编辑把一本A4纸的复印件递给了我。我拿过来一看,竟然是《开不败的花朵》。她说,10年前你们一些作者到处打听这本书,我也曾帮你打听查找过,可是没找到。机缘巧合,我在参加一个文化活动的时候看到了这本书,借来复印了两套,拿给你……

捧着《开不败的花朵》的复印件,我的眼睛模糊了。10年了,这位编辑大姐还记得我们当初的想法,虽然这本书迟来了10年,但我们所有人的心依然滚烫。

人的一生会有很多个第一,有些拥有从来不会因为时光荏苒而渐行渐远,只会历久弥坚。岁月如梭,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曾经托着你、牵着你、领着你,甚至拽着你一路前行的,必不能也不会忘记。

丁利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的成功需要能力,一个人大的成功需要德行。”同样,一本刊物,历时40年,不曾被大浪淘沙,始终被众多文友和读者捧为至宝,一定和其40年里虽浮浮沉沉但始终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有关;一定和其40年里虽纸薄金贵,但始终保有独特魅力和无穷价值有关;一定和其40年里坚守文学阵地屡战屡胜又屡胜屡强有关。

未来,依然绿野无边,且看芳草连天。

开不败的花朵

——写在《绿野》文学期刊创刊40周年之际

□李彤君

了白发,但对写作永不放弃的那股劲头儿从来没有因时光流逝而削弱。

我在时隔20年后的2008年年底,第二次到《绿野》编辑部投稿,进而走进白城市作协,在这个社团组织的培养下,一路成长……

距离2008年投稿,又过去了10年。如今,我不但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而且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说,作协是平台、《绿野》是载体,也正是很多像《绿野》《白城日报·周末》《鹤苑》这样的基层文学报刊搭建平台,让很多如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得以展示,并逐步走出青涩、走向成熟。这些报刊,就像科尔沁草原上开不败的花朵一样,生生不息,永远绽放,美丽人间。

10年前的2008年……

应该说,走进白城市作协、向《绿野》编辑部递上我的第二篇投稿时,也是我人生的分水岭。一路从《绿野》走来,在《绿野》发表巴掌大的小散文、短诗,到能在《白城日报·周末》投稿、发稿,其后出版个人散文专辑、报告文学集,文字变铅字,也让我有了自信心,得到了锻炼和提升。正是走过了这样的一条成长道路,我的报告文学才能相继在《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健康报》《工人日报》等国家级报刊连载、刊登。我在投稿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级征文大赛,通过征文大

徐刚等报告文学名家的作品,仔细阅读,琢磨……当天我一夜没睡,写出了我人生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心海荡舟·远航》。这篇稿子在《绿野》期刊上刊登后,又在《白城日报·周末》上发表,至此,我的内心更加五味杂陈。在很多人看来,这是“零”的突破,而我在其后的10年时间里,回忆这个经历,都深刻地意识到,报告文学创作的尝试对于我来说是命运的转折。有了这个创作体裁的尝试,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和成长。

10年后2019年……

我从事写作已有30余年,想当年有多少和我一样在文学道路上摸爬滚打的人,现在早就不知踪影。一路前行,尤其是近10年间,也是很多编辑和老师一直没有放弃我、一直在鼓励我,也一直告诫我不要“半途而废”,因为求索的路上,诱惑和转角太多。能始终如一地向着目标前行,需要才华、需要勇气,但更需要的是能有“拒绝诱惑”的力量和“坚定执着”的坚持。唯有如此,才能拉近与理想的距离,真正“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因为选择了报告文学创作,我的创作题材一下广泛起来,视角也开始不一样。2012年,我将在《绿野》期刊连续刊登的系列报告文学集结成册,出版了专题报告文学集,国内多家新闻媒体对该书进行了报道。

我最大的改变还不仅仅在文学方面,首先我的工作发生

祖国,我为您骄傲

□感谢此生

伟大的祖国
从昨天到今天
一直想为您写点什么
可每每拿起笔
又落不下只言片语
满是您的心该如何释放
从1949到2019
70年不长
短的只有您的昨和今
从1949到2019
70年不短
长的只有您的贫与富

是您让我们拥有了一天胜
一天的生活
幸福的儿女
如光一样耀眼
是您让我们拥有了一年超
一年的稳健

这一刻
再多再多的语言
都无法表达
这一刻
再多再多的文字
都无法诠释

昨天 您70年大庆
举世为您瞩目
全球为您惊叹
幸福的儿女
如花一样欢庆
是您让我们有了一次再
一次的高度
幸福的儿女
如蜜一样甘甜

独属于我们伟大的中国人
民
不可复制
这一刻
激动的心无以复加
只有融入融入
这一刻
忘我的情倾心释放
只因太深太深
这一刻
满天的欢笑响彻寰宇
只因人民人民

历史会铭记很多很多
今天70年这伟大的一页
定会成为基石坚不可摧
历史会刻录很多很多
今天70年这伟大的一刻
定能成为起点扬帆起航
历史会告诉许许多多
今天70年这伟大的历程
定将化为号角再创辉煌



幸福一家 刘蒲杨

沁园春

盛世壮举

——国庆70周年庆典

□夏永奇

高奏国歌,劲荡国旗,力举国徽。
又轰鸣礼炮,排山倒海;区分队列,刻
字标碑。方阵奇绝,英雄峻挺,武器官
兵昭威武。何堪媲?这掠涛闪电,炸宇
惊雷!

文明坚信奇魁,七十载,经纶促旋
眉。且自家策划,巅峰迈进;自家创
作,仙境轮回。地上轻松,空中飘逸,
万事谐谐钢铁摧。说收获,赋和平期
盼,鸽子腾飞!

美丽白城

□艾良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艰苦奋战几十年
终于有了现代大都市的雏形
这是我可爱的家乡——白城
白城人民最勤劳
人民的信念最坚定
这里的人民最朴实
这里对党最忠诚
迈开大步奔小康
国富民强展新容
一幢幢高楼耸立
一道道青山绿水美景
一行行商户鳞次栉比
一项项宏伟建筑跃龙腾
一声声欢歌笑语
一盏盏灯光璀璨夺目
一个个市场繁荣昌盛
一桌桌美味佳肴可丰盛
硕果累累五谷丰登
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
采撷一束鲜花
献给劳苦大众
斟满一杯美酒
献给各路英雄
高唱一曲赞歌
歌颂敬爱的党
伟大祖国今非昔比
在习近平主席强国思想指引下
为圆中国梦
我们大步向前冲

小说连载

九个人讲的同一个故事

□刘殿芳

黑三和老吴头讲述的故事

(根据二人的证实材料整理)

1967年夏季,正是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鸿兴镇上的中小学早已停课闹革命了,地处偏远的陈家店小学仍在维持着较为正常的教学秩序。孩子们在课堂上背诵毛主席语录、学习毛主席诗词,读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间操上跳“忠字舞”,唱毛主席语录歌。这一切让学校门卫工作的老吴头倍感新鲜和不懈;好好的一个学校,这是咋地啦?让他感到挺幸运的是他再也不用在门卫室里死看死守了。早晨他会照例烧一壶开水送到老师们的办公室,灌满那两只有些破旧的竹皮暖壶,然后找几张学生们废弃的草纸,卷好十几支纸烟,准备在一天中吸食。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多在自己开垦的小菜园里干些间苗、浇水、拔草、施肥的活计,之后就在校园里转转,琢磨中午和晚上给自己做点什么样的

可口饭菜。

最近几天,他时常走近校园操场东侧的那片洼地,看着那棵枯死的老柳树打自己的主意。入夏了,老柳树依旧没有发芽,那些枯死的树枝要是砍下来,足够他半年的烧柴了。就在这天的晚上,老吴头找到了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四麻子主任,商量着让他派人锯倒死掉的老柳树,并出主意说柳木是最耐水的材料,有水泡着几十年都不会烂,这棵老柳树的树干足够做一个很好的饮牲口的水槽子。

老柳树被锯倒了。老吴头收拾好了树枝,整整齐齐地码成了一垛。无所事事之中,这个过日子的老吴头又打起了树桩子的主意。这个直径足有二尺半的大树桩,要是挖出来好好的修理一下,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切菜墩子。而他切菜用的那个老榆木菜板经多年的使用,中间早就凹下去了。

老吴头整整花了一周的时间,终于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挖出了那个硕大的树桩。一周的辛勤劳作让老人家的身子骨又累又乏,吃过

了晚饭,老人家便早早地睡下了。

一场夜雨不期而至。

黑三是陈家店小学的四年级学生。星期天的早上他起来得很晚,吃了茄酱和两个大饼子后,肚子里有了食儿,人也有了精神。他走到门外,看到满院子的稀泥鸡屎,再看看门前大道上的车辙混水,他就跑到了隔壁的四小子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学校的那片操场。学校的操场是队里用大车拉土垫出来的,那里的地势高,地面硬,下雨时操场上的雨水就会流到东侧老柳树下的低洼地带,在那里形成水洼,是孩子们雨后最想去的地方。

两个人各找了一根树枝,在操场上写了一些大字,又胡乱地画了一些东西,黑三就发现了一只癞蛤蟆,他扔了树枝,专心致志地在癞蛤蟆身后一步一步地踩着脚,看着癞蛤蟆在他的驱使和惊吓下笨拙地向前跳。正当黑三准备把这只癞蛤蟆也撵进洼地的水坑时,就听到站在老吴头挖出的树坑边上的四小子喊他。只见四小子指着大树坑说,那里露出了一块尖尖的角铁,让他来看看是什么。

四小子那天穿的是一条不错的蓝花旗布的裤子,他怕弄湿了裤子才没有跳下树坑,所以才喊来穿着裤衩子的黑三。

黑三跳下树坑,水没了他的大腿。他按照四小子的指点找到了那块露出的尖铁,顺势摸了下去,一片稀泥掉了下来,露出的竟是一个完整的斧子。后来关于这把斧子的归属问题两个人争执了很久,最后黑三抱着这把斧子,头也不回的跑了。

黑三找了一个水坑洗净了斧子上的泥土,然后在仓房里翻出了一块旧磨石,磨掉了斧头上的红锈,他发现这把斧子的顶部深深地刻着一个“王”字。他把斧子交给了他家。黑三爹端详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说,这把斧子是当年鸿兴镇上的王铁匠打制的,他家打制的铁家伙都会趁着沾钢前还没褪红用钢模子钤上一个“王”字。

(待续)